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二十八回 子牙兵伐崇侯虎

詩曰：崇侯貪殘氣更暴，剝民膏髓自肥饒。逢君欲作千年調，買窟惟知百計要。

奉命督工人力盡，乘機起舞帝圖消。子牙有道征無道，國敗人亡事事凋。

話說紂王同文武欣然回至大殿，眾官侍立。天子傳旨：「釋放費仲、尤渾。」彼時微子出班奏曰：「費、尤二人，乃太師所參，繫獄聽勸者。今太師出兵未遠，即時釋放，似亦不可。」紂王曰：「費、尤二人原無罪，係太師條陳屈陷，朕豈不明？皇伯不必以成議而陷忠良也。」微子不言下殿。不一時，赦出二人，官還原職，隨朝保駕。紂王心甚歡悅。又見聞太師遠征，放心恣樂，一無忌憚。時當三春天氣，景物韶華，御園牡丹盛開。傳旨：「同百官往御花園賞牡丹，以繼君臣同樂，效虞廷廣歌喜起之盛事。」百官領旨，隨駕進園。正是：天上四時春作首，人間最富帝王家。怎見得御花園的好處，但見：

彷彿蓬萊仙境，依希天上仙圃：諸般花木結成攢，疊石琳琅粧就景。桃紅李白芬芳，綠柳青蘿搖曳。金門外幾株君子竹，玉戶下兩行大夫松。紫巍巍錦堂畫棟，碧沉沉彩閣雕簷。蹴毬場斜通桂院，鞦韆架遠離花篷。牡丹亭嬪妃來往，芍藥院彩女閑遊。金橋流綠水，海棠醉輕風。磨磚砌就蕭牆，白石鋪成路徑。紫街兩道，現出二龍戲珠；闌干左右，雕成朝陽丹鳳。翡翠亭萬道金光，御書閣層層瑞彩。祥雲映日，顯帝王之榮華；瑞氣迎眸，見皇家之極貴。鳳尾竹百鳥來朝，龍爪花五雲相罩。千紅萬紫映樓臺，走獸飛禽鳴內院。八哥說話，紂王喜笑欲狂；鸚鵡高歌，天子歡容鼓掌。碧池內金魚躍水，粉牆內鶴鹿同春。芭蕉影動逞風威，逼射香為百花主。珊瑚樹高高下下，神仙洞曲曲灣灣。玩月臺層層疊疊，惜花徑遠遠迢迢。水閣下鷓鴣鳴和暢，涼亭上琴韻清幽。夜合花開，深院奇香不散；木蘭花放，滿園清味難消。名花萬色，丹青難畫難描；樓閣重重，妙手能工焉做。御園中果然異景，皇宮內真是繁華。花間翻蝶翅，禁院隱蜂衙。亭簷飛紫燕，池閣聽鳴蛙。春鳥啼百舌，反哺是慈烏。正是：御園如錦繡，何用說仙家。藍粧染成千塊玉，碧紗籠罩萬堆霞。

詩曰：

瑞氣騰騰鎖太華，祥光靄靄照雲霞。龍樓鳳閣侵霄漢，玉戶金門映翠紗。

四時不絕稀奇景，八節常開罕見花。幾番雨過春風至，香滿城中百萬家。

話說百官隨駕進御園牡丹亭，擺開九龍設席筵宴，文武依次序坐下，論尊卑行禮。紂王在御書閣陪蘇妲己、胡喜媚共飲。且說武成王對微子、箕子曰：「『筵無好筵，會無好會』。方今士馬縱橫，刀兵四起，有甚心情宴賞牡丹。但不知天子能改過從善，或邊亭烽息，殄逆除兇，尚可望共樂唐虞，享太平之福；若是迷而不返，恐此日無多，憂日轉長也。」微子、箕子聞言，點首嗟歎。眾官飲至日當正午，百官往御書閣來謝酒。當駕官啟奏：「百官謝恩。」紂王曰：「春光景媚，花柳芳妍，正宜樂飲，何故謝恩？傳旨：待朕陪宴。」百官聽見天子下樓親陪，不敢告退，只得恭候。但見紂王親至，牡丹亭上首添一席，同眾臣共飲歡笑，樂聲齊奏，君臣換盞輪盃，不覺天晚，帝命掌上畫燭。笙歌嘹亮，真是歡樂倍常。將近二鼓時分，不說君臣會酒。且言御書閣妲己、胡喜媚帶酒酣睡龍榻之上。近三更時候，妲己原形現出來尋人吃。一陣怪風大作，怎見得：

摧花倒樹異尋常，滅燭無情盡絕光。穿戶透簾侵病骨，妖氛怪氣此中藏。

風過了一陣，播土揚塵，把牡丹亭都擺動。眾官正驚疑間，只聽得侍酒官齊叫：「妖精來了！」黃飛虎酒已半酣，聽說有妖精，慌忙起身出席，果見一物在寒露之中而來。但見：

眼似金燈體態殊，尾長爪利短身軀。撲來恍似登山虎，轉面渾如捕物狸。

妖孽慣侵人氣魄，怪魔常噬血頭顱。凝眸仔細觀形象，卻是中山一老狐！

話說黃飛虎帶酒出席，見此妖精撲來，手中無一物可攔，把手挽住牡丹亭欄杆，攀折了一根，望那狐狸一下打去。那妖精閃過，又撲將來。黃飛虎叫左右：「快取北海進來的金眼神鶯！」左右忙忙的將紅籠開了放出。那神鶯飛起，二目如燈，專降狐狸。此鶯往下一罩，爪似鋼鉤，把狐狸抓了一下。那狐狸叫了一聲，逕往太湖石下攢去了。紂王眼見此事，即喚左右取鐵鋤望下挖。左右挖下二三尺，見無限的人骨骷髏成堆。紂王著實駭然。紂王因想：「諫官本上，常言『妖氛貫於宮中，災星變於天下』，此事果然是實。」心下甚是不悅。百官起身，謝恩出朝，各歸府第。不題。

且說妲己酒後，原形出現，不意被神鶯抓了面門，傷破皮膚；驚醒回來，悔之無及。紂王至御書閣同妲己共寢，睡至天明，紂王忽見妲己面上帶傷，急問曰：「御妻臉上為何有傷？」妲己在枕邊回曰：「夜來陛下陪百官飲宴，妾往園中稍遊，從海棠花下過，忽被海棠枝幹弔將下來，把妾身抓了面上，故此帶傷。」紂王曰：「今後不可往御園遊樂。原來此地真有妖氛。朕與百官飲至三更，果見一只狐狸前來撲人。時有武成王黃飛虎攀折欄杆去打他，尚然不退；後放出外國進來金眼神鶯。那鶯慣降狐狸，一爪抓去，那妖帶傷走了。鶯爪尚有血毛。」——紂王對妲己說，但不知同著狐狸共寢。且說妲己暗恨黃飛虎：「我不曾惹你，你今來害我，則怕你路逢窄道難迴避！」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紂王忻然賞牡丹，君臣歡飲鼓三攢，狐狸影現人多怕，怪獸施威氣更歡。

金眼神鶯真可羨，綏邪邪魔已帶殘。私讎斷送貞潔婦，纔得忠良逐釣竿。

話說妲己深恨黃飛虎放鶯害他，只等他路逢狹道。武成王那裏知道？

話說分兩處。且言西岐姜子牙在朝，一日聞邊報，言紂王荒淫酒色，寵任奸佞，又反了東海平靈王，聞太師前去征勦。又見報，崇侯虎蠱惑聖聰，廣興土木，陷害大臣，荼毒萬姓，潛通費、尤，內外交結，把持朝政，朋比為奸，肆行不道，鉗制諫官。子牙看到切情之處，怒髮沖冠曰：「此賊若不先除，恐為後患！」子牙次日早朝。文王問曰：「丞相昨閱邊報，朝歌可有甚麼異事？」子牙出班啟曰：「臣昨見邊報，紂王劍比干之心，作羹湯療妲己之疾；崇侯虎紊亂朝政，橫恣大臣，簧惑天子，無所不為，害萬民而不敢言，行殺戮而不敢怨，惡孽多端，使朝歌生民日不聊生，貪酷無厭。臣愚不敢請，似這等大惡，假虎張威，毒痛四海，助桀為虐，使居天子左右，將來不知如何結局。今百姓如在水火之中，大王以仁義廣施，若依臣愚意，先伐此亂臣賊子，剪其亂政者，則天子左右見無讒佞之人，庶幾天子有悔過遷善之機，則主公亦不枉天子假以節鉞之意。」文王曰：「卿言雖是，奈孤與崇侯虎一樣爵位，豈有擅自征伐之理？」子牙曰：「天下利病，許諸人直言無隱。況主公受天子白旄黃鉞，得專征伐，原為禁暴除奸；似這等權奸蠱國，內外成黨，殘虐生民，以白作黑，屠戮忠賢，為國家大惡。大王今發仁慈之心，救民於水火。倘天子改惡從善，而效法堯、舜之主，大王此功，萬年不朽矣。」文王聞子牙之言，勸紂王為堯、舜，其心甚悅，便曰：「丞相行師，誰為主將去伐崇侯虎？」子牙曰：「臣願與大王代勞，以效犬馬。」文王恐子牙殺伐太重，自思：「我去還有酌量。」文王曰：「孤同丞相一往。恐有別端，可以共議。」子牙曰：「大王大駕親征，天下響應。」文王發出白旄、黃鉞，起人馬萬，擇吉日祭寶纛，以南宮适為先行，辛甲為副將，隨行有四賢、八俊。文王與子牙放砲起兵。一路上父老相迎，雞犬不驚，民間伐崇，人人大悅，個個歡忻。好人馬！怎見得：

旂分五色，殺氣迷空。明幌幌劍戟鎗刀，光燦燦叉鉞斧棒。三軍跳躍，猶如猛虎下高山；戰馬長嘶，一似蛟龍離海島。巡營小校似歡狼，嘹哨兒郎雄赳赳。先行引道，逢山開路踏橋梁；元帥中軍，殺斬存留施號令。團團牌手護軍糧，硬弩狂弓射陣腳。此一去：除奸削黨安天下，纔離磻溪第一功。

話說子牙人馬過府、州、縣、鎮，人人樂業，雞犬不驚，一路上多少父老迎迓。一日，探馬來報中軍：「兵至崇城。」子牙傳令安營，豎了旗門，結成大寨。子牙昇帳，眾將參謁。不題。

且說探馬報進崇城。此時崇侯不在崇城，正在朝歌隨朝。城內是侯虎之子崇應彪，聞報大怒，忙昇殿點聚將鼓。眾將上銀安殿，參謁已畢。應彪曰：「姬昌暴橫，不守本分，前歲逃關，聖上幾番欲點兵征伐，彼不思悔過，反興此無名之師，深屬可恨！況且我與你各守疆土，秋毫無犯，今自來送死，我豈肯輕恕！」傳令：「點人馬出城。」隨令大將黃元濟、陳繼貞、梅德、金成：這一番定擒反叛，解上朝歌，以盡大法。」

卻說子牙次日昇帳，先令南宮适崇城見首陣。南宮适得令，領本部人馬出營，排成陣勢，出馬厲聲叫曰：「逆賊崇侯虎早至軍前受死！」言未畢，聽城中砲響，門開處，只見一支人馬殺將出來。為頭一將乃飛虎大將黃元濟是也。南宮适曰：「黃元濟，你不必來，喚出崇侯虎來領罪，殺了逆賊，泄神人之忿，萬事俱休。」元濟大怒，驟馬搖刀，飛來直取。南宮适舉刀相迎。兩馬盤旋，雙刀並舉，一場大戰。怎見得：

二將坐鞍轡，征雲透九霄；這一個急取壺中箭；那一箇忙拔紫金標。這將刀欲誅軍將；那將刀直取英豪。這一個平生膽壯安天下；那一個氣概軒昂壓俊髦。

話說南宮适大戰黃元濟，未及三回，元濟非南宮适敵手，力不能支。南宮适是西岐名將，元濟怎能勝得他。元濟欲要敗走，又被南宮适一口刀裹住了，跳不出圈子去，早被南宮适一刀揮於馬下。軍兵梟了首級，掌得勝鼓回營；進轅門來見子牙，將斬的黃元濟首級報功。子牙大喜。且說崇城敗殘軍馬回報崇應彪，說：「黃元濟已被南宮适斬於馬下，將首級在轅門號令。」應彪聽罷，拍案大呼曰：「好姬昌逆賊！今為反臣，又殺朝廷命官，你罪如太山，若不斬此賊與黃元濟報讎，誓不回軍！」傳令：「明日將大隊人馬出城，與姬昌決一雌雄！」一宿已過，次早旭日東昇，大砲三聲，開城門，大勢人馬殺奔周營，坐名只要姬昌、姜尚至轅門答話。探馬報入中軍曰：「崇應彪口出不遜之言，請丞相軍令定奪。」子牙請文王親自臨陣，會兵於崇城。文王乘騎，四賢保駕，八俊隨軍。周營內砲響，塵動旗旛。崇應彪見對陣旗門開處，忽見一人，道扮乘馬而來；兩邊排列眾將，一對對雁翅分開。崇應彪定睛觀看，但見有西江月為證：

魚尾金冠鶴髦，絲條雙結乾坤，雌雄寶劍手中擎，八卦仙衣可襯。元始玉虛門下，包含地理天文，銀鬚白髮氣精神，卻似神仙臨陣。

子牙馬至陣前曰：「崇城守將可來見我。」只聽得那陣上一騎飛來。怎見得崇應彪粧束：

盤頭冠，飛鳳結；大紅袍，猩猩血。黃金鎧甲套連環，護心寶鏡懸明月。腰束羊脂白玉廂，九吞八扎真奇絕。金粧鋼掛馬鞍傍，虎尾鋼鞭懸竹節。袋內弓灣三尺五，囊中箭插賓州鐵。坐下走陣衝營馬，丈八蛇矛神鬼怯。父在當朝一寵臣，子鎮崇城真英傑。

崇應彪一馬當前，見子牙問曰：「汝乃何等人物，敢犯吾疆界？」子牙曰：「吾乃文王駕下首相姜子牙是也。汝父子造惡如淵海，積毒似山嶽，貪民財物如餓虎，傷人酷慘似豺狼。惑天子無忠耿之心，壞忠良有摧殘之意。普天之下，雖三尺之童，恨不能生啖你父子之肉！今日文王起仁義之師，除殘暴於崇地，絕惡黨以暢人神，不負天子加以節鉞，得專征伐之意。」應彪聞得此言，大喝姜尚曰：「你不過磻溪一無用老朽，敢出大言！」顧左右曰：「誰為吾擒此逆賊？」言還未了，只見一將出馬對陣。文王馬上大呼曰：「崇應彪少得行兇，孤來也！」應彪又見文王馬至，氣沖滿懷，手指文王大罵：「姬昌！你不思得罪朝廷，立行仁義，反來侵吾疆界！」文王曰：「你父子罪惡貫盈，不必我言；只是你早早下馬，解送西岐，立壇告天，除汝父子兇惡，不必連累崇城良民。」應彪大喝：「誰為我擒此反賊？」一將應聲而出，乃陳繼貞。這壁廂辛甲縱馬搖斧，大叫：「陳繼貞慢來！休得衝吾陣腳！」兩馬相交，鎗斧並舉，戰在一處。二將撥馬掄兵，殺有二回。應彪見陳繼貞戰辛甲不下，隨命金成、梅德助陣。子牙見對陣有助，子牙令毛公遂、周公旦、召公奭、呂公望、辛免、南宮适六將齊出，衝殺一陣。應彪見大勢人馬催動，自撥馬殺進重圍，只殺的慘慘征雲，紛紛愁霧，喊聲不絕，鼓角齊鳴。混戰多時，早有呂公望一鎗刺梅德於馬下；辛免斧劈金成。崇兵大敗進城。子牙傳令鳴金。眾將掌得勝鼓回營。不表。話說應彪兵敗將亡，進城將四門緊閉，在殿上與眾將商議退兵之策。眾將見西岐士馬英雄，勢不可當，並無一籌可展，半策可施。且說子牙得勝回營，欲傳令攻城。文王曰：「崇家父子作惡，與眾百姓無干；今丞相欲要攻城，恐城破玉石俱焚，可憐無辜遭枉。況孤此來，不過救民，豈有反加之以不仁哉。切為不可！」子牙見文王以仁義為重，不敢抗違，自思：「主公德同堯、舜，一時如何取得崇城！」只得暗修一書，使南宮适往曹州見崇黑虎，庶幾崇城可得。」令南宮适接書，逕往曹州來。子牙按兵不動，只等回書。不知崇侯虎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